

# 羅青的 「癡弦論」讀後

□ 公 良

書評書目廿六期廿五頁羅青先生大作「癡弦論」拜讀之後，很有一些感想，如欲一一述及，恐非有與「癡弦論」般等量齊觀的長篇大論不可。現僅就其中二點存疑，提出以就教羅青先生及諸方家。

一，羅青說：從「詩人手札」的引言及討論對象之中，我們可以「發現，二十七八歲的癡弦，在當時是多麼勤奮的吸取西方各國的文學養份，」因為「從美國起，英、法、德、俄，二十世紀大部的重要作家的名字幾乎都在該札記中出現過。」

我要請教羅青的，是否僅憑某人的論說中大量出現西方重要作家的名字，或大量出現專有術語、名詞，就可以「大膽的假設」他是「多麼勤奮的在吸取西方各國的文學養份」嗎？

比方說，羅青的大作中也大量出現西方重要經濟學家的名字，或最時髦的術語、名詞，是否也表示羅青是「多麼勤奮的在吸取西方各國的經濟學養份」？

二，民國五十四年六月，癡弦在「創世紀」廿二期發表復活節、一般之歌、給喬等一組詩之後，足足十年，再未拿出任何創作來，詩生命可謂已經壽終。一個在新詩創作上極其活躍，且享盡美譽的詩人，突然「停止創作」，實在令人費解。這個謎，一直到十年後，終於有羅青來為我們解答了。他說：癡弦「停止創作」的原因是——「整理史料工作」。為什麼「整理史料工作」

會斷送詩人的創作生命呢？羅青說：「痙弦發現被現在一般人遺忘了的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的詩人，」他們在「走向西方，回歸東方」，向「約制著稱的中國古典詩的優美傳統學習」的努力「較之近二十年來的臺灣」是「有過之無不及」的先知先覺的認識。因此，爲了進行這項工程浩大、意義深遠的「史料整理工作」，便毅然地把「創作」犧牲了。這種「露才而不揚己」、「捨我其誰」的作風，真正要叫「現在一般人」汗顏無地了。羅青因這一空前的大「發現」，便斷言說，痙弦的「停止創作」「不是事出無因了」。將一個詩人的詩生命的終結，歸咎於「史料的整理工作」，實在是很勉強的說法。

我對詩壇的動向一向關心，對新詩尤有偏愛。這幾年也讀了不少說詩、論詩、評詩的散論或專論，每每發現——有些批評家「常常忍不住」將他的對象（書或人）跟自己的見解「強行拉近」，「代它」找出「根據」或予「補充」，但如果那些（作品或人）是他「思想上的敵人」，他就把它「排斥」得「距離他更遠」——因此萬分灰心。

羅青是近年來頗引人注意的年輕詩人，且剛由國外學成歸來，其能力、見識與氣度，再加上他受知於痙弦、余光中兩位文壇大師之深，我想像這篇「痙弦論」，必定態度嚴肅，立論持平，處處會表現了他一再強調的「史識的公勻」的論說；是一帖能令這遍身潰爛、奄奄一息的新詩論壇「振聵發聵」的良藥。便滿懷希望的，悉心的，把一篇一萬一千數百個字外加廿條註的長文，一口氣讀完。結果却頗令我失望。